

抗戰前後

上冊

(名家短篇小說選)

新流書局印行

抗戰前後

八十家佳作集
上集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初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 價

主 編 者 施 方 穆

出 版 者 新 流 書 店
 香 港 德 輔 道

分 經 售 處 啟 明 書 局
 上 海 福 川 路 三 二 八 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抗戰前後序

編者

新文學的興起，不過三十年左右的歷史，如果我們想在這短時間內就看見足以媲美歐西或者彪炳千古的輝煌成績，那是一種奢望。然而拿三百年來一個國家的尺度去衡量，却又會覺得我們的收穫實在使我們可以無愧於古人，對同時代的世界人士覺得驕傲。無論詩歌，小說，戲劇，散文，我們都有著躍進的發展，不但在國內對舊文學取而代之，奠定了永久的鞏固的地位，而且在國外也受到廣泛的注意，使人知道新生的中國的面目。

這種發展一部分是由於工作者的努力，一部分則是由於我們所處的時代使然。從五四運動以來，我們一直生活在動亂裏面。從事文學工作的人們，他們的心理狀態是一種永恆的鬥爭。對封建思想和勢力的鬥爭，對軍閥的鬥爭，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對侵略的敵人的鬥爭。總而言之，永遠為爭取自由解放而鬥爭。他們未必衝鋒陷陣，他們的鬥志却不弱於前線的戰士。這種鬥爭的熱情，使他們勇於寫作，而廣泛的鬥爭的現實，則是他們最好的素材。

如果我們拿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學作品瀏覽一下，不難看出一部民族爭取自由解放的鬥爭歷史。五四以後的初期作品，使我們看到青年們對於舊禮教的反抗，以及一部分因為在形式上獲得解放（白話文）以後的歡喜（如胡適詠鵲一類的詩歌）。然而這樣的時間並不長久。由於更新的思潮的湧進，作家們發現了更厲害的敵人，因而逐漸轉移目標，向前跨進了一步。這樣一直演進到北伐時代，記錄了這個時代的矛盾的『追求』、『動搖』和『幻滅』的三部曲，使新文學得到更廣更深的接受。因為這些作品的確燃燒着一時代人的熱情，連作者自己也在內。沒有這

種熱情，沒有一種文字能寫出好作品來。

從北伐以後到抗戰，新文學又邁進了一步。這以前我們的作品中洋溢著狂放的浪漫主義或者拘謹的寫實主義，甚至在矛盾的三部曲中，我們還檢點得出它們的痕跡。女主角孫舞陽便是一個略帶傳奇性的人物。自此以後，作家們逐漸走向更刻實的道路。刻實而又大胆，是擺脫了浪漫和寫實的一種新東西。它在美術上表現出來的便是木刻。在行動上表現出來的便是八年的艱苦的抗戰。一切浮華漂亮的裝飾品都拋棄了，留下的祇是一個滿臉生之皺痕而仍不失其堅實的面貌。中國在八年的抗戰中給人認識了這個面貌，在文學上當然也有記錄。

抗戰前後的作品，祇有抗戰前後這個時代才能產生。同時這樣的時代，也需要這樣的作品來記錄。抗戰前後的作品有一個最大的特色，它為人民大眾而寫，它屬於人民大眾，它具有中國人民大眾的品性。沒有浪漫，沒有拘謹，祇有刻實和一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永恆的熱情。抗戰前後有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而且為血與汗與淚所滲透。記錄這些故事的作者，有些便是故事裏面的人物，至少他們都跳著同樣的脈搏，為同樣的熱情燃燒着。他們毫不誇張，他們甚至非常殘酷地記錄了這些故事。因為這是一個殘酷的戰爭。沒有殘酷我們斷乎不能將這個長期的艱苦的戰爭支持下來。

我們搜集這些作品的時候，彷彿撫摩着一塊巨大的里程碑。它使我們回顧，也叫我們前瞻。因為這裏面孕育着希望。

目次

上任·····	(一)	老舍
且說屋裏·····	(一六)	老舍
賑米·····	(三〇)	蔣牧良
將軍·····	(四五)	巴金
一個人的死·····	(五四)	巴金
毀滅·····	(六九)	鄭振鐸
失業·····	(九一)	杜衡
離羣者·····	(一〇六)	靳以

目次

樊家鋪·····	(一一六)·····	吳組綢
某日·····	(一四九)·····	吳組綢
鹽·····	(一六四)·····	辛爾
光榮的戰死·····	(一八三)·····	胡載球
冬兒姑娘·····	(一九五)·····	謝冰心
山地·····	(一九九)·····	魏金枝
妻的一週間·····	(二一四)·····	沈起予
難民船·····	(二二七)·····	沈起予

目次

劈刺·····	(二四七)	萬迪鶴
逃荒·····	(二五六)	艾蕪
八百勇士·····	(二七五)	艾蕪
趙先生想不通·····	(二八〇)	茅盾
擬「浪花」·····	(二八八)	茅盾
出走以後·····	(二九五)	張天翼
貝鬍子·····	(三一十一)	張天翼
新生·····	(三二三)	張天翼
一個小浪花·····	(三四七)	葉紹鈞
打遞解·····	(三五三)	白塵

目次

團聚		(三五九)	因倪
長壽		(三六四)	周黎
福羅斯基		(三七〇)	東平
無題		(三八二)	施蟄存
櫻花		(三九一)	三郎
一個謀殺親大的婦人		(四〇六)	屈軼
介紹一位好官		(四一一)	江季子
妻的新生活		(四一八)	以仁
家		(四二五)	維特
劉長林		(四三四)	奚如
包身工		(四四九)	夏衍
第七個坑		(四六一)	羅烽
出關		(四七〇)	樓西

目次

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	(四八一)	宋之的
重慶到成都	(四八八)	宋之的
生手	(四九五)	華沙
沒有祖國的孩子	(五〇一)	舒羣
嬰兒	(五二一)	舒羣
奔	(五二七)	陳琳
苦難	(五四二)	沙汀
查災	(五五〇)	沙汀
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	(五五九)	沙汀
一月二十三日	(五六八)	丁玲
團聚	(五八五)	丁玲

一 上任

老舍

尤老二去上任。

看見辦公的地方，他放慢了步。那個地方不大，他曉得。城裏的大小公所和賭局烟館，差不多都進去過。他記得這個地方——開門就能夠看見千佛山。現在他自然沒心情去想千佛山；他的責任不輕呢！他可是沒透出慌張來；走南關北的多年了。他拿得住勁，走得更慢了。胖胖的，四十多歲，重眉毛，黃淨子臉。灰嘜襖，肥袖口，青緞雙臉鞋。穩穩的走，沒看千佛山；倒想着似乎應當坐車來。不必，幾個夥計都是自家人，誰還不知道誰？大可以不講排場。況且自己的責任不輕，幹嗎招搖呢。這並不完全是怕；青緞鞋，灰嘜襖，恰合身分，慢慢的走，也顯着穩。沒有穿軍衣的必要。腰裏可藏着把硬的。自己笑了笑。

辦公處沒有什麼牌匾和尤老二一樣，裏邊有硬傢伙。只是兩間小屋。門開着呢，四位夥計在凳子上坐着，都低着頭吸烟，沒有看千佛山的。靠牆的八仙桌上有幾個茶杯，地上放着把新洋鐵壺，壺的四圍爬着好幾個香烟頭兒，有一個還冒着烟。尤老二看見他們立起來，又想起車來，到底這樣上任顯着「禿」一點。可是，老朋友們都立得很規矩。雖然大家是笑着，可是在親熱中含着敬意。他們沒因為他沒坐車而看不起他，說起來呢，稽察長和稽察是作暗活的，越不惹耳目越好。他們自然曉得這個他舒服了些。

尤老二在八仙桌前面立了會兒，向大家笑了笑，走進裏屋去。裏屋只有一條長檯，兩把椅子，牆上釘着個月分牌，月分牌的上面有一條臭蟲血。辦公室太空了些。尤老二想；可又想不出添置什麼。趙夥計送進一杯茶來，飄着根茶葉棍兒。尤老二和趙夥計全沒的說，尤老二擦了下腦門。啊，想起來了：得有個洗臉盆，他可是沒告訴趙夥計去買。他得細細的想一下：辦公費都在他自己手裏呢，是應當公開的用，還是自己一把死拿？自己的薪水是一百二，辦公費八十。賣命的事，把八十全拿着不算多。

可是夥計們難道不是賣命？況且是老朋友們，多少年不是一處吃，一處喝；睡土窖子不是一同住大炕？不能獨吞。趙夥計走出來，老趙當頭目的時候，可會獨吞過錢？尤老二的臉紅起來。劉夥計在外屋溜他一眼，老劉五十多了，倒當起夥計來；三年前手裏還有過五十枝快鎗，不能獨吞。可是，難道白當頭目？八十塊大家分？再說，他們當頭目是在山上。尤老二雖然跟他們不斷的打聯絡，可是沒正式上過山。這就有個分別了。他們說句不好聽的，是黑面上的，他是官。作官有作官的規矩。他們是棄暗投明，那麼，就是有事官辦。八十元辦公費應當他自己拿着。可是，洗臉盆是要買的，還得來兩條手巾。

除了洗臉盆該買，還似乎得作點別的。比如說，稽察長看看報紙，或是對夥計們訓話。應當有份報紙，看不看的，擺着也够樣兒。訓話，他不是外行。他當過排長，作過稅卡委員；是的，他得訓話，不然，簡直不像上任的樣兒。況且，夥計們都是住過山的，有時候也當過兵；不給他們幾句漂亮的，怎能叫他們佩服。老趙出去了。老劉直咳嗽。必定得訓話，叫他們得規矩着點。尤老二咳嗽，立起來，想擦把臉；還是沒有洗臉盆與手巾。他又坐下，訓話，說什麼呢？不是約他們幫忙的時候已經說明白了嗎？對老趙，老劉老王老褚不都說的是那一套麼？「多年的朋友，捧我尤老二一場。我尤老二有飯吃，大家夥兒就餓不着；自己弟兄」——這說過不止一遍了，能再說麼？至於大家的工作，誰還不明白——反正還不是用黑面上的人拿黑面上的人。這只能心照，不便實對實的點破。自己的飯碗要緊，腦袋也要緊。要真正打算立功的話，拿幾個黑道上的人朋友開刀，說不定老劉們就會把盒子炮往裏放。睜一眼閉一眼是必要的，不能趕盡殺絕；大家日後還得見面。這些話能明說麼？怎麼訓話呢？看老劉那對眼睛，似乎死了也閉不上。幫忙是義氣，真把山上的規矩一筆鈎個淨，作不到，見錯，司令派尤老二是爲拿反動分子。可是反動分子都是朋友呢。誰還不知道誰吃幾碗乾飯？

尤老二把灰嘩嚙袍脫了，出來向大家笑了笑。

「稽察長！老劉的眼裏有一萬個『看不起尤老二』，『分派分派吧』。」

尤老二點點頭。他得給他們一手看。「等我開個單子，咱們的事兒得報告給李司令。昨兒個，前兩天，不是我向諸位弟兄

研究過？咱們是幫助李司令拿反動派。我不是說過李司令把我叫了去說：老二，我地面上生啊，老二你得來對幫忙。我不好意思推辭，跟李司令也是多年的朋友。我這麼一想，有辦法。怎麼說呢？我想起你們來。我在地面上熟哇，你們可知底呢？咱們一合把，還有什麼不行的事。司令我就說了，交給我，司令既肯賞飯吃，老二還能給臉不兜着？弟兄們有李司令就有老二，有老二就有你們。這我早已研究過了。我開個單子，誰管哪裏，誰管哪裏，合計好了，往上一報，然後再動手，這像官事，是不是？」
尤老二笑着問大家。

老劉們都沒言語。老褚擠了擠眼。可是誰也沒感到懂得。尤老二不便再說什麼，他得去開單子。拿筆刷刷的一寫，他想想就得把老劉們唬背過氣去。那年老褚綁王三公子的票，不是求尤老二寫的通知書麼？是的，他得刷刷的寫一氣。可是筆墨硯呢？這幾個夥計簡直沒辦法！「老趙！」尤老二想叫老趙買筆去。可是沒說出來。爲什麼要買東西單叫老趙呢？一來到錢上，叫誰去買東西都得有個分寸。這不是山上，可以馬馬虎虎。這是官事，誰該買東西去，誰該送信去，都應當分配好了。可是這就不容易，買東西有扣頭，送信是白跑腿；誰活該白跑腿呢？「啊，沒有麼，老趙！」先等等買筆吧，想想再說。尤老二心裏有點不自在。沒想到作稽察長這麼囉嗦。差事不算很甜，也說不上苦來。假若八十元辦公費都歸自己的話，可是不能都歸自己，夥計們都住過山，手兒一緊，還真許嚐個黑棗，是玩的嗎？這玩藝兒不好辦，作着官而帶着土匪，算哪道官呢？不帶土匪又真不行，專憑尤老二自己去拿反動分子，拿個屁！尤老二摸了摸腰裏的傢伙：「哥兒們：硬的都帶着哪？」

大家一齊點了點頭。

「媽的怎麼都啞吧了？」尤老二心裏說。是什麼意思呀？是不佩服咱尤老二呢，還是怕呢？點點頭，不像自己朋友，不像；有話說呀？看老劉一臉的官司。尤老二又笑了笑。有點不够官派，大概跟這幫傢伙還不能講官派。罵他們一頓也許就罵歡喜了？不敢罵，他不是道地土匪。他知道他是腳踩兩支船。他恨自己不是道地土匪，同時又覺得他到底高明，不高明能作官麼？點上根烟，想主意。有了，得餵餵這幫傢伙。辦公費可以不撒手，得花點飯錢。

「走哇，弟兄們，五福館！」尤老二是穿灰嘜襖袍。

老趙的倭瓜臉裂了紋，好似是熟透了。老劉五十多年製成的石頭腮梆笑出兩道縫。老王老褚也都從活了，彷彿是大家的嗓子裏全有了津液，找不着話說也祇抵嘴唇。

到了五福館，大家確是自己朋友了，不客氣。有的要求水晶肘，有的要全家福。老劉甚至於想吃鍋燂雞，而且要雙上。吃到半飽，大家覺得該研究了。老劉當然先發言，他的歲數頂大。石頭腮梆上紅起兩塊，他喝了口酒，夾了塊肘子，吸了口烟。「稽察長」他掃了大家一眼：「烟土，暗門子，咱們都能手到擒來。那反——反什麼？可得小心！咱們是幹什麼的？傷了義氣，可合不着。不是一共纔這麼一小堆洋錢嗎？」

尤老二被酒勁催開了胆量：「不是這樣說，劉大哥！司令派咱們哥幾個，就爲拿反動派。反動派太多了，不趕緊下手，司令就不穩；他吹了，還有咱們！」

「比如咱們下了手，」老趙的酒氣隨着烟噴出老遠，「斃上幾個，咱們有鎗，難道人家就沒有？還有一說呢，咱們能老吃這盤飯嗎？這不是怕。」

「誰怕誰是丫頭養的？」老褚馬上研究出來。

「丫頭養的？」老趙抄了過來：「不是怕，也不是不幫司令的忙。義氣，這是義氣！好尤二哥的話，你雖然幫過我們，公面私面你也比我們見的廣，可是你沒上過山。」

「我不懂？」尤老二眼看空中，冷笑了聲。

「誰說你不懂來着？」葫蘆嘴的王小四頓出一句來。

「是這麼着，哥兒們，」尤老二想薰他們一下：「捧我尤老二呢，交情；不捧呢，」又向空中一笑，「也沒什麼。」

「稽察長，」又是老劉，這小子的眼睛老隨着：「真幹也行呀，可有一樣，我們是夥計，你是頭目，毒兒可全歸到你身上去。」

自己朋友，歹話先說明白了。叫我們去掏人，那容易，沒什麼。」

尤老二胃中的海參全冰涼了。他就怕的是這個。夥計辦下來的，他去報功；反動派要是請吃黑棗，可是也先請他！

但是他不能先害怕，事得走着瞧。吃黑棗不大舒服，可是報功得賞，却有勁呢。尤老二混過這麼些年了，哪宗事不是先下手為強？要幹就得玩真的。四十多了，不爲自己，還不爲兒子留下點嗎？兒都像老劉們還行，頭腦袋不顧屁股，幹一輩子黑活，連墳地都沒有。尤老二是虛子，會研究，不能只聽老劉的。他決定幹。他得捧李司令。弄下幾案來，說不定還會調到司令部去呢。出來也坐坐汽車什麼的！尤老二不能老開着正步上任！

湯使人的胃與氣一齊寬暢。三仙湯上來，大家緩和了許多。尤老二雖然還很堅決，可是緩和了些：「夥計們，還得捧我尤老二呀，我沒什麼顯兒的弄吧——活該地倒霉，咱們多少露一手。你說，腰裏帶着硬的，淨弄些個暗門子，算哪道呢？好叢，咱們就這麼辦，先找小的，不刺手的辦，以後再說。辦下來，咱們還是這兒，水晶肘還不壞，是不是？」

「秋天了，以後該吃紅燜肘子了。」王小四不大說話，一說可就說到根上。

尤老二決定留王小四陪着他辦公，其餘的人全出去踩訪。不必開單子了，等他們踩訪回來再作報告。是的，他得去買筆墨硯，和洗臉盆。他自己去買，省得有偏有向。應當來個書記，可是忘了和李司令說。暫時先自己寫吧，等辦下案來再要求添書記。不要太心急，尤老二有根。二爹的兒子，聽說會寫字，提拔他一下吧。將來添書記必用二爹的兒子，好叢。頭一天上任，總算不倉忽。

只顧在路上和王小四瞎扯，筆墨硯到底還是沒置。辦公室簡直不像辦公室。可是也好，刷刷的寫一氣，只是心裏這麼想：字這種玩藝刷刷的來的時候，說真的，並不多；要寫那個，那個偏偏不在家。沒筆墨硯也好。辦什麼呢？可是應當來份報紙，哪怕看看廣告的圖呢。不能老和王小四瞎扯，雖然是老朋友，到底現在是官長與夥計，總得有個分寸。門口已經站過了，茶已喝足，月份牌已翻過了兩遍。再沒有事可幹。盤算盤算家事，還有希望，薪水一百二，辦公公費八十——即使不能全數落下——每

月一百五十可靠。慢慢的得買所小房。媽的商二狗，跟張宗昌走了一趟，乾落十萬！沒那個事了，沒了。反動派還不就是他們麼？哪能都像商二狗，資資本本的，看着誰不是錢到手就迷了頭？就拿自己說吧，在稅卡子上不是也弄了兩三萬嗎？都哪兒去了？難怪反動呀，吃喝玩樂的慣了，再天天啃窩窩頭受不了，誰也受不了！是的，他們——憑良心說，連尤老二自己——都盯着張督辦回來當然的。媽的，丁三立一個人就住着兩箱軍用票呢！張要是回來，打開箱子，老丁馬上就是財主！拿反動派，說不下去，都是老朋友。可是月薪一百二，辦公費八十，沒法兒得拿！媽的腦袋吊了碗大的疤，誰要顧得了許多！各自奔前程，誰叫張大帥一時回不來呢。拿，斃幾個！尤老二沒上過山，多少跟他們不是一夥。

四點多了，老劉們都沒回來。這三個傢伙是真踩窩子去了，還是玩去了？得定個辦公時間，四點半都得回來報告。假如他們乾鏟兒不回來，像什麼公事？沒他們是不行，有他們是個累贅，真他媽的。到五點可不能再等；八點上班，五點關門；夥計們可以隨時出去，半夜裏拿人是常有的事，長官可不能老伺候了，得告訴他們。不大好開口。有什麼不好開口？尤老二你不是頭目麼？馬上告訴王小四。王小四哼了一聲。什麼意思呢？

「五點了，」尤老二看了千佛山一眼，太陽光兒在山頭上放着金絲，金光下的秋草還有點綠色。「老王！你照應着，明兒八點見。」

王小四的葫蘆嘴閉了最嚴。

第二天早晨，尤老二故意的晚去了半點鐘，拿着點勁兒。萬一他到了，而夥計們沒來，豈不是又得爲難？

夥計們却都到了，還是都低着頭坐在板凳上吸煙呢。尤老二想，躲過一個來揍一頓，一羣死鬼！他進了門，他們照舊又都立起來，立起來的很慢，彷彿都害着腳氣。尤老二反倒笑了；破口罵纔合適，可是究竟不好意思。他得寬宏大量，誰叫輪到自己當頭目人呢。他得拿出虛子勁兒，唏唏哈哈，滿不在乎。

「嗨，老劉，有活兒嗎？」多麼自然，和氣，够味兒！尤老二心中誇讚着自己的話。

「活兒有，」老劉瞪着眼，還是一臉的官司：「沒辦。」

「怎麼不辦呢？」尤老二笑着。

「不用辦，待會了他們自己來。」

「嘔！」尤老二打算再笑，沒笑出來。「你們呢？」他問老趙和老褚。

兩人一齊搖了搖頭。

「今天還出去嗎？」老劉問。

「啊，等等。」尤老二進了裏屋，「我想看看。」回頭看了一眼，他們又都坐下了，眼看着烟頭，一聲不發，一羣死鬼。

坐下，尤老二心裏打開了鼓——他們自己來？不能細問老劉硬輸給他們，不能叫夥計小看了。什麼意思呢？他們自己來？

不能和老劉研究，等着就是了。還打發老劉們出去不呢？這得馬上決定。「嗨，老褚，你走你的，睜着點眼，聽見沒有？」他等着大

家笑，大家一笑便是欣賞他的胆量與幽默；大家沒笑。「老劉，你等等再走。他們不是找我來嗎？咱倆得陪陪他們。都是老朋友。」

他沒往下分派，老王老趙還是不走，人多好湊胆子。可是他們要出去呢，也不便攔阻；幹這行兒還不要耍玄虛麼？等他們問上來再講。老王老趙都沒出聲，還算好。「他們來幾個？」

話到嘴邊上又咽了回去。反正尤老二這兒有三個夥計呢，全有硬傢伙。他們要是來一羣呢，那只好閉門。走到哪兒說哪兒，

還沒報紙！哪像辦公的樣！況且長官得等着反動派，太難了。給司令部個電話，派一隊來，來一個拿一個，全斃！不行，別太急了，看看再講。九點半了，「嗨，老劉，什麼時候來呀？」

「也快，稽察長！」老劉這小子有點故意的看哈哈笑。

「報叫賣報的！」尤老二非看報不可了。

「報叫賣報的！」尤老二非看報不可了。

「報叫賣報的！」尤老二非看報不可了。

買了份大早報，尤老二找本地新聞，出着聲兒念。非噹噹的念，念不上句來。他媽的女招待的姓別扭，不認識。別扭噹噹，軟

一下，女招待的姓！

「稽察長他們來了。」老劉特別的規矩。

尤老二不慌，放下姓別扭的女招待，輕輕的，「進來」摸了摸腰中的跟伙。

進了一串，爲首的是大個兒楊，緊跟着花眉毛，也是大傻個兒；猴四被倆大個子夾在中間，特別顯着小；馬六，曹大嘴，白張，都跟進來。

「尤老二」大家一齊叫一聲。

尤老二得承認他認識這一羣，站起來笑着。

大家都說話，話便擠到了一處。嚷了半天，全忘記了自己說的是什麼。

「楊大個兒，你一個人說，嗨，聽大個兒說！」大家的意見漸歸一致，彼此的勸告：「聽大個兒的！」

楊大個兒——或是大個兒楊，全是一樣的——擰了擰眉毛，彎下點腰，手按在桌上，嘴幾乎頂住尤老二的鼻子：「尤老二，我們給你來賀喜！」

「來賀喜。」猴四跟着說。

「聽着！」白張飛給猴四背上一拳。

「賀喜可是賀喜，你得請請我們。原說我們得請你，可是哥兒們這幾天都短這個，」食指和拇指成了圈形。「所以呀，你得請我們。」

「好哥兒的話啦！」尤老二指了過來。

「尤老二」大個兒楊又接回來。「倒用不着你下帖，請喫館子，用不着。我們要這個，」食指和拇指成了圈形。「你請我們坐車就結了。」